

丙二 巧說

丁一 鈍根退席

五百比丘聞是深法，心不信解，不能通達，從坐起去。

有五百比丘聽了這無漏清淨戒法的偈頌，心不相應，就離座而去。

但從前講到此，再因心不相應而從座離去的可能性，實不會太多。所以這有點像《法華經》，為了襯托這是大法，就插入有人退席的劇碼。所以以下故事，各位聽聽就好，不用太當真。

丁二 退席因緣

戊一 迦葉說

爾時，大迦葉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是五百比丘，皆得禪定，不能信解入深法故，從坐起去。』

大迦葉看了馬上就說：「這五百比丘平常都是修禪定的。雖定功好，可是對於深法不曾深入。尤其對剛才所說無漏清淨戒法的偈頌不相應，所以從座離去。」

戊二 如來說

己一 現緣

佛語迦葉：『是諸比丘，皆增上慢，聞是清淨無漏戒相，不能信解，不能通達。佛所說偈，其義甚深。』

增上慢：雖有所得，卻得少為足。有所得者，禪定之樂。

佛跟迦葉說：「為這些比丘都是增上慢人！」

印順法師的說法是：「沒有得道，以為得道」。我的看法是雖有所得，但得少為足；至少都已得禪定之樂。因為禪定時，身心非常寂靜，沒有任何煩惱，很多人就以為解脫了。所以不想再求更高的法，以此謂為增上慢。

「聞是清淨無漏戒相，不能信解，不能通達。佛所說偈，其義甚深」：以佛所講偈頌，其義理是非常深的。故不能信解，不能通達。

所以者何？諸佛菩提極甚深故。若不厚種善根，惡知識所守，信解力少，難得信受。

惡知識所守：痴守於惡知識所說的邪知、邊見。

佛所說的法，深不深呢？其實佛會適應不同眾生的需求，能夠聽深的就講深，不能聽深的就講一般的。所以聽者，不會因深而不能信解。

但經文說：如果未「厚重善根」——非從過去生就開始修行，故未種下深厚的善根。或者為「惡知識所守」，其實是守於惡知識。當時有很多外道，各有各的說法，有的人信了這一套後，其它的便聽不進去。

故「惡知識所守」並不是被哪個惡知識套牢，一定要把這個信徒守著，而是自己一直痴守於他們所講的。所以其它人講的，或根本不願去聽，或聽了也不接受。以致對佛所說的，也不能接受。

其實五百比丘既已跟佛出家，哪會是「惡知識所守」。故主要的問題乃是「增上慢人」也。

己二 夙因

又大迦葉！是五百比丘，過去迦葉佛時為外道弟子，到迦葉佛所，欲求長短。聞佛說法，得少信心而自念言：是佛希有快善妙語！

這五百比丘，在過去迦葉佛時，乃是外道的修行人。那時候的外道，都喜歡互相爭辯。所以他們到迦葉佛處，不是想聽法，而是要去和祂爭辯。但聽了迦葉佛所說法，覺得還可以接受，甚至稀有難得，所以讚曰「是佛希有快善妙語」：這佛講得還真不錯啊！雖稀有，但直截快利、奧妙難得。

以是善心，命終之後生忉利天。忉利天終，生閻浮提，於我法中而得出家。

以是善心，命終之後生忉利天：常謂或隨業、隨習、隨念而往生諸道。不可能因一善念，即可往生忉利天。

看樣子他們還是外道，未因此而改信佛教。但因為對佛還有一點信心，以此命終之後，得生忉利天。

其實往生何道，是隨這一生的業，而非只靠這個善念，就得往生忉利天。因為從起這善念到命終，中間可能還有幾十年。幾十年的變化非常大，哪可能只憑一個善念，就確保可往生忉利天呢？

尤其五百個外道弟子，每個的因緣又千差萬別，哪可能齊上齊下，皆得往生忉利天。待忉利天命終生閻浮提，都於我法中而得出家。就算寫劇本，也不能離現實太遠。

是諸比丘，深著諸見，聞說深法，不能信解隨順通達。

深著諸見：以「有所得」為證也，三輪未空。

深著什麼見？一般人在修行上，比較會有問題的還是外求——以「有所得」為證量。所以聽到這「無所得」的清淨偈頌，便不能相應，不能「信解隨順通達」。

是諸比丘，雖不通達，以聞深法因緣力故，得大利益，不生惡道，當於現身得入涅槃。」

以聞深法因緣力故，得大利益：深法當是指義理，而非聲音或文字。

故如不能信解、通達即不是深法，即不得法益。

這段經文，我卻不認同。「以聞深法因緣力故」，深法是只聽到聲音就算嗎？還是得了解義理才算呢？如果只聽到聲音就算，那放給雞狗牛馬聽，他們一樣皆聞得深法、皆得大利益嗎？不可能。不然的話，把這放在馬路上廣播，聽到者，便都得到法益了。

不會只是聲音，當然也不只是文字。如果是文字，雖每個字都看得懂，可是義理還是不懂。不要說小學生不懂，很多大學教授看了還是不懂。所以深法，不是聲音也不是文字，而是義理。故不了解義理，就不足以稱為深法。

雖有此傳說：寺廟裡曬大藏經，牛因走過去，在週邊繞了三圈，以此這條牛就種下善根了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大家等著做牛就好，大藏經也不用看了。不要把佛法講成怪力亂神。因為非「聞、思、修」，不足以入深法，也不足以得大法益。

當於現身得入涅槃：只有為「得法者」授記，那能為未得法者授記？佛法又不是宿命論！

這些比丘既不能得法益，哪可保證「當於現身得入涅槃」？不要說能否入涅槃，要證得不退轉，也要得初果。未證初果者，哪可擔保其何時可證入涅槃？

更何況這些根本不信受佛語者，哪可確認其「當於現身得入涅槃」！

丁三 如來巧化

戊一 聲聞不能教化

爾時，佛語須菩提言：『汝往，將是諸比丘來！』

五百比丘走後，佛就跟須菩提說：「你去，把他們帶回來！」這有點像命令語氣。所以是比較粗狂的！

其實，佛一直強調：佛在僧中。祂雖是法王，但還認為：佛只是僧團裡的一分子。這和世間的上下階層，我是主、你是僕，是絕不一樣的。一個真有修行者，絕不會用命令口氣，叫誰做什麼！因為這是出自於對人的不尊重。

同理「將是諸比丘來！」把他們帶回來，又不是用繩子一網，就可把他們帶回來。要說到別人心服口服，至於願不願意回來，還由他們決定。哪可以粗暴地說：去把他們帶回來！

須菩提言：『世尊！是人尚不能信佛語，況須菩提耶？』

這須菩提頭腦倒是比較清楚哩！他說：「拜託！他們連佛說的都不相信了，我算哪根葱、哪根蒜！哪可能相信我呢？」

戊二 如來方便調伏

己一 現同分身行

佛即化作二比丘，隨五百比丘所向道中。

大家都不敢去，所以佛只好用「化身」去。因為佛不能離開那個法會，所以就化成二個比丘身，隨五百比丘所走的路行去。

己二 起同分勝解

庚一 方便引發

諸比丘見已，問化比丘：『汝欲那去？』答言：『我等欲去獨處修禪定樂。所以者何？佛所說法，不能信解。』諸比丘言：『長老！我等聞佛說法，亦不信解，欲至獨處修禪定行。』

這即是「同事」攝也。

這五百比丘看到有另二位比丘來，覺得很對味，就問：「你們要去哪呢？」
答言：「剛才聽佛所說的法，覺得不相應，所以想找個地方，獨自禪坐也！」

五百比丘一聽，欸！果然很對味，我們也是聽佛說法不相應，所以也想找個地方，好好去修禪。

印順法師說：如來不但化現同樣的身分——比丘，且還示現同樣的痼癖——重禪。因有同樣的痼癖，所以彼此都覺得很相應。痼癖表示，那不是很好的，因為只想修禪定之樂，而不想聽聞正法。

庚二 真實勸離

時化比丘語諸比丘言：『我等當離自高逆諍心，應求信解佛所說義。所以者何？無高無諍，是沙門法。所說涅槃名為滅者，為何所滅？是身之中有我滅耶？有人、有作、有受、有命而可滅耶？』

彼此距離拉近之後，化比丘才和五百比丘說：「我們應該遠離自高逆諍之心，而求信解佛所說的法。」

奇怪，剛才還說佛所說的法不相應，現在竟一翻身馬上說，要求信解佛語，這轉變也太快了吧！

無高無諍，是沙門法：以沙門，總稱「修道」者。以修道，當內銷而非外求。故不必比高下、起諍論。

因為真修行者，是內銷而非外求。如果唯外求，便和世間人沒什麼兩樣。世間人因求名求利，所以有諍。如我們也在比，也在諍你修得什麼，我修得什麼。或在論，你是什麼見解，我是什麼見解。以此比來比去，諍來諍去，便和解脫道相違背。

能內銷者，就不用比高下，不會起諍論。如有人問，我就據實回答。對方若聽不清楚，可再解釋清楚。如果已講清楚而對方不接受，那就不關我的事了。

所以不是不能講，也不是在別人還不清楚時，就拉倒；要講到聽者清楚了，又尊重他的選擇。所以雖無諍，還是要把正見，講清楚說明白。

涅槃名為滅者，為何所滅：是實有我者，將我滅已，名為涅槃？還是本無我者，才能證滅？

剛才講到這五百比丘，主要的問題在於以「有所得」為證量，而有所得的前提，乃為有我！有我，才有得、不得的問題。

既問題在於「有我」與「有所得」。現反問你：常說要證得涅槃，涅槃稱為寂滅，那「滅」到底是滅什麼？

「是身之中有我滅耶？有人、有作、有受、有命而可滅耶？」其實這幾個名相意思都差不多。有我、有作、有受、有命，都是指「有我」。因為一般人都認為作者就是我、受者也是我。還有命呢？當然是有我，才有命。

問題簡單說：「是因為內在實有一個我，把這個我滅掉了，才證得涅槃。還是本來就無我，所以能證涅槃？」

如果是實有我，實有當不可滅，可滅便非實有。故必：本非實有我，故可證滅也。

諸比丘言：『是身之中，無我、無人、無作、無受、無命而可滅者，但以貪欲、瞋、痴滅故名為涅槃。』

為本無我者，故以內銷貪、瞋、痴故，而證涅槃。

眾生本是無我的，可是很多人都誤以為有我。所以有我，就是癡。故滅者，首要滅掉我見。其次，因有我見，所以起貪瞋慢。現消除了我見，貪瞋慢也即拔根而慢慢萎縮了。所以主要是滅貪瞋癡。

既說是滅貪瞋癡，那再問你：貪瞋癡是實有的，所以可滅；還是非實有的，才可以滅？當也非是實有的，才可以滅！

化比丘言：『汝等貪欲、瞋、痴，為是定相可滅盡耶？』諸比丘言：『貪欲、瞋、痴不在於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；離諸憶想，是則不生。』

貪、瞋、痴，若是定相云何可滅盡？故貪、瞋、痴只是因邪見而有的妄想。

化比丘再問：若滅是滅貪瞋癡，那貪瞋癡是定相，所以能滅。還是為不定相，所以能滅？

定相，就是實有。故定相，當就不可能滅。

若斷盡邪見、離諸妄想，則不生也。邪見，即指我見也。

諸比丘答：貪瞋癡非實有故，不在內外中間。若能除盡「憶想」，即無貪瞋癡可得。

但云何「離諸憶想」？這裡卻未講得清楚。

化比丘言：『是故汝等莫作憶想！若使汝等不起憶想分別法者，即於諸法無染無離；無染無離者，是名寂滅。所有戒品，亦不往來，亦不滅盡。定品、慧品、解脫品、解脫知見品，亦不往來，亦不滅盡。以是法故，說為涅槃。是法皆空、遠離，亦不可取。』

憶想：或說是「逸想、溢想」。對相的覺知，如鏡照物，止於了別；而不起實有見、不起貪瞋慢。

一般人對「是故汝等莫作憶想」，很容易解釋為「不打妄想」。而不打妄想者，就是去修定，把妄想截斷。可是修定和真正的智慧乃有很大的距離。

所以「憶想」，或說是「逸想或溢想」。對所有現象是可以覺知的，但覺知只是了別，如鏡照物，雖能把外面的景象，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。但是鏡子無法取捨，它不能為這花可愛，而想多留；也不能為這隻狗很討厭，就不顯相。狗來就現狗相，花來就現花相。只是顯相，也不會認為花、狗是實有的。

而一般人看到外境時，都把外境當實有的；因為起實有見，就隨起貪瞋慢，而稱為「逸想或溢想」。

即於諸法無染無離：能了別其相，故非離。不起實有見、不起貪瞋慢，故非染。

云何無離？因為對相不只得覺知，還要反應。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，時時刻刻都要對周遭的緣作反應。

云何無染？既不起實有見，更不起貪瞋慢。這樣「無染無離者，是名寂滅」，應「是名中道」！所以「寂滅」並非只落入消極無為的那邊，而是和「中道」相應也。

所有戒品，亦不往來，亦不滅盡：不以攀緣心、有所得心而持戒。亦不以斷滅、頑空而持戒。

戒為何「亦不往來」呢？第一、不把戒當做「外來的」——因為佛訂了，所以做為佛弟子的我，只好去守佛所制的戒。第二、不以有所求而持戒——很多人都講持戒有什麼功德，可以生天，可以結人緣等。這是有所求也。第三、不以有我而持戒。總之，不以攀緣心、不以有所得心而持戒。

為何「亦不滅盡」呢？很多人對持戒，常只限於不做的那邊，如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等。其實持戒不只惡的不作，還有善的要行，要聞思修，要布施修定等，反正還有很多該做的，合稱為持戒。

就像人生病了，醫生開的處方，既有不能做的禁忌，也有該進行的療程：什麼時候吃藥，什麼時候做復健，都有一系列該做和不該做的，這加起來才是持戒。

故所謂的「十善道」，也非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妄語等十個不而已，不者只是不惡，還稱不上善。要行善積德，才能稱為善道。如果只是不作惡，雖保證不墮三惡道，卻不保證能生天，因為生天要福德，只是不做惡，卻無福德。

所以真正的戒，不只不作惡，還要積極行善，這才不會偏一邊。戒是如此，定慧、解脫知見亦然。既不以攀緣心、有所得心去取，也不可落入斷滅的那邊。

是法皆空、遠離，亦不可取；是法皆空，既不可取，亦不遠離。

「以是法故，說為涅槃」：如此無染無離，不取不捨，才稱為涅槃。「是法皆空、遠離，亦不可取」：這種講法，其實還是偏無的那一邊。所以我把它改成：是法皆空，既不可取，亦不遠離。

汝等捨離是涅槃想，莫隨於想，莫隨非想，莫以想捨想，莫以想觀想。若以想捨想者，則為想所縛。

捨離是涅槃想：不以攀緣心、外求心而去思惟分別涅槃乃如何、如何？

修行在原始佛教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證得涅槃。但卻非用攀緣心、用思惟心可證得涅槃。因此用攀緣心、用有求心而去思惟涅槃是什麼，終究只是增加妄想而已。

就像很多人，才開始禪修，就在問：「開悟之後怎麼樣？」其實怎麼講，都和你沒關係，因為那是證量，而非知解。故以攀緣心而去思惟涅槃如何如何，

其實和你更隔遠了。

莫隨於想，莫隨非想：想是攀緣、外求，非想是壓抑。

莫隨非想：既想不是涅槃，那就把一切想法壓抑下來，便是涅槃了嗎？壓抑只是以石壓草，而非真正的平靜。故過一段時間後，克制力減輕了，它又翻出來了；所以當非涅槃。

欲成就「對一切法不憶想分別」，主要有兩種修法，一是修定，一是修慧。

從定修者，乃從守一著手，最高能證「無想定」、「非想非非想定」。以我見、我慢尚未降伏故，終將出定、再入輪迴。

如修定，因為在專心用方法時，就可以把其它的妄想排除掉。但是這方法，卻和涅槃不相應。因為就算能得「無想定」、「非想非非想定」，但妄想的根還在，只是暫時被壓住而已。妄想的根就是我見，若根未斷盡，不管能入多深的定，終會出定的。而出定之後，我見、我慢又馬上現行，哪和解脫相應呢？

從慧修者，乃從剝捨著手，最高能證「滅受想定」。以我見、我慢已降伏故，才能完全「不受後有」。

真修慧者，當如剝芭蕉。或者說是內銷，把我見和貪瞋慢，慢慢銷盡，才能證得「滅受想定」。

因為已把妄想的根斷除了，就沒有入定、出定的差別。

莫以想捨想，莫以想觀想：以想捨想，以想觀想，即是修定的思考方式。

作意用方法，就是「以想觀想」。比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和數字上。「以想捨想」：因為把心集中在方法和數字上，就可以把其它的妄想雜念排除掉。因此，這兩個都是指修定的方法。

若以想捨想者，則為想所縛：以修定者，都偏於寂樂無為。或為坐所縛，或為靜所縛，或為方法所縛。

因為境界會產生刺激，受刺激心就不能安定，所以崇尚修定的人，都會偏向於遠離境界，而不喜歡和人群、塵境打交道。最好躲在深山裡，才是最好的修定處所。所以會愈來愈孤僻，這即是「為想所縛」。

云何「為坐所縛」？沒事就喜歡上坐，其它的都無興趣。云何「為靜所縛」？只能安處在閒靜的場所，如碰到喧囂，就會反彈得很嚴重。心愈想求定，對動鬧反而更敏感。云何「為方法所縛」？在專心用方法時，雖無妄想，可是對外在的境界，一概不知不應，所以是掛一而漏萬也。

這種方法在過去時代，就不適用，在今天更不適用；因為今天是個動盪的時代，是個資訊發達的時代。除非你的福報特別好，可以一輩子不與別人打交道，不然就會和時代脫節。

有的人上山打禪七，打完之後，回來心比以前還亂。因為很多事情都累積下來，得在很短的時間內處理掉、消化掉，所以心比以前還亂。

若七天只是遠離一下，逃避一下。心態、觀念完全沒改變，再回來時，問題還是一樣。他會想：沒關係，待撐過去後，下次再去坐久一點。這即是另一種形式的輪迴。

汝等不應分別一切，受想滅定一切諸法無分別故。若有比丘滅諸受想得滅定者，則為滿足，更無有上。』

以上文句雖多，卻還未說：當如何才能證「滅受想定」。

既《寶積經》是偏向大乘，哪會以證「滅受想定」為最上。因為大乘一向認定，要證「無住大涅槃」才是最高上的。

其次，云何又說「一切不要分別」，才能證得「滅受想定」？「一切都不去分別」，跟入定或無記，有何差別呢？

「則為滿足，更無有上」：這是真已圓滿了？還只是得少為足呢？以大乘的立場，不會把證得「滅受想定」，當做最高境界。

如前述：乃以「剝捨」而能證「滅受想定」，尤其當「剝捨」的是我見、我愛、我慢也。

還有「滅受想定」到底當怎麼修也沒有講。我的看法：「滅受想定」還是要從內銷去修的。內銷主要是銷我見、我慢，再去銷受和想。

一般人的心態分做三種：第一是向外求的世間人。第二是守於一、止於一的外道法。第三是內銷，才與真正的佛法相應而證得涅槃。

從中道的立場看「滅受想定」，乃還落一邊。何以故？只偏說「不取」，而未顧「不捨」。

然只是「滅」受想，還偏於滅。只說「不取」，而未說「不捨」。剛才不是說「無染也無離」嗎！不取當就無染。可是無離呢？無離就是不捨。

故「不捨」者，即大乘所謂「無功用行」——於「無功用心」中猶能覺知、抉擇也。

前已謂：真正的定，對境界還要能覺知、反應的。所以大乘講到最後，是無功用心、無功用行。雖不用意識分別，即能對境界作抉擇與反應。

云何於「無功用心」中，而猶能覺知、抉擇呢？其乃全方位、全自動的導航系統也。

比如是某一行非常頂尖的專家，別人的問題，他連想都不用想，就可以直接回答。而不是專家者，恐怕連問題都聽不懂；聽懂了想很久，還無法回答。因為不是這一行的。

如果可不用再思考，就可直接反應，即近於「無功用心」。表示他已登峰造極，成就為「全方位、全自動的反應系統」。

當然「全方位、全自動的導航系統」也非一成不變的，而是得一再地更新、升級。

然而就算已證此地，就已圓滿了嗎？如果已圓滿了，就不會有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的差別。所以無功用心，其實還是可向上提昇的。

就以大家比較熟悉的導航系統，有二個關鍵：第一、這 GPS 的定位有多精準？以前是二十公尺，現在可以到十公尺以內，可定位得更精準。第二、圖資得不斷更新。所以雖稱為全自動的導航系統，可是還得不斷再提昇。

總之，還是不離「有功用心」的努力，才能有「無功用行」的成果。

當從哪邊去提昇呢？從有功用心去提昇的。因為新的 GPS，當是靠人的努力才能提升的。圖資也得不斷收集，才能更新。所以要從有功用心，去證無功用行。

而不能像很多學禪者，開口閉口都是無分別，無分別智比登天還難，而且無

分別智是要從分別去著手的。

故此時我們當努力的是「有功用心」的因，而非守株待兔地等「無功用行」的果。尤其在學法裡，最重要的是從建立正見著手，如果沒有正見，其它的都不用奢談高論。因為連根都沒有，哪有什麼枝葉花果呢？

丁四 受教得脫

化比丘說是語時，五百比丘不受諸法，心得解脫。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佛化做二比丘，去和那五百比丘說法。五百比丘聽了心開意解，即證得阿羅漢果。

前面聽佛本尊說法不相應，現在聽了化比丘說的，不只能相應，還證得解脫。但化身說的，會比本尊說得好嗎？這個故事，大家聽聽就好。

丙三 密說

丁一 密論自證

爾時，須菩提問諸比丘言：『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從來？』諸比丘言：『佛所說法，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！』又問：『誰為汝師？』答言：『我師先來不生，亦無有滅。』又問：『汝等從何聞法？』答言：『無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從是聞法。』

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從來？處所本自性空，故無所來，亦無所去！

剛才叫須菩提去把他們帶過來，須菩提不敢；現在竟然全都回來了。所以須菩提既高興，大概也很好奇，就趕快跑去問：「你們剛才到哪裡去？現在又怎麼回來了？」不是問從哪裡回來，而是問什麼原因，使你們又回來了。

諸比丘言：「若問我到哪裡去，本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，可讓我去。」因為地名，乃只是假名。比如說台南市，在地圖上雖可看到界限，可是實際上並無界限，因為界限是人為的。其次，就算有界限，其景象也是不斷在變化。所以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，可讓我去。如果是固定的，我就既去不了，也出不了也！

誰為汝師？汝以誰為師？答云：以法為師。而法乃既不生亦不滅也。

須菩提是佛陀座下解空第一的比丘，他一聽當然知道，這五百比丘，轉眼之間，刮目相看，現在講話振振有詞，所以好奇地再問：「誰為汝師？」——你們剛才聽了什麼人說法，現在變得這麼伶俐？

我是聽誰說法？我們是依法不依人。佛弟子雖以佛為師，但因為佛乃以法為師，故終究而言，佛弟子還是以法為師的。

這法就是宇宙間不變的真理。這道理是從來不變的，所以既不會生、也不會滅。但得透過觀察才能覺悟。

從何聞法：從何而悟入法的要義？從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本來空幻而悟入也。

你說法是不會變的，可是總要有個入口才能切入。我們都聽說過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故事，是因為看到蘋果掉下來而頓悟的。所以法雖無所不在，但總要有個入口，才有辦法切進去。

基本上是從觀察現象，再慢慢歸納出它的軌則。所以佛法的道理，不是佛發明的。因為它本來就存在，可是一般人不曾覺悟。因此，若問從何入口而得覺悟？答云：從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本來無常、空幻而悟入也。

又問：『云何聞法？』 答言：『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。』

這主要是問：因何動機而去聽聞佛法？

答言：『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。』其實，這種答法乃犯了「以果為因」的錯誤。因未聞法前，實未悟也。

我覺得這種答法，有點錯誤。如果已經悟了，當可以說：一切心行，乃「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」。可是未悟之前，是屬於世間人的心態。而世間人的心態乃都是有所求、有所得的。以已悟者的見地，說未悟前的動機，這就犯了「以果為因」的錯誤。

這情況就像有人問：佛法不是都說「諸法無我」嗎？可是云何釋迦牟尼佛出生時就講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這不是有我嗎？我說：那時候祂還沒開悟啊！如果祂那時就開悟了，幹麻還要出家苦行才覺悟呢？

一般人如果「不為悟，不為解脫」，一切無所求者，哪會去參禪覺悟呢？

又問：『汝等習行何法？』 答言：『不為得故，不為斷故。』

不為得故，本無能得者也。不為斷故，諸法本不常不斷也。

一般人的修行，或偏向於有所得，或偏向於出離、斷滅。而我們所崇尚的法，乃非為求得，也非為求斷滅。

不斷很明確，諸法本來就是不常不斷的。哪云何「不得」呢？本來就無能所，哪有「得或不得」呢？

又問：『誰調伏汝？』 答言：『身無定相，心無所行，是調伏我。』

心無所行：本無能作主、抉擇之自心。

既說不是得也不是斷，那是以何而來調伏你的身心呢？

身無定相：這大家很容易了解，從出生到慢慢長大、衰老，當是無有定相。有定相，就長不大。有定相，就不會老病死。

心無所行：這「行」，就是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的行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抉擇。這比較難意會，因為一般人都覺得內有一個能作主、能抉擇的心。但仔細去分析：抉擇者竟是誰呢？抉擇者乃眾緣爾！

因為不管怎麼抉擇，一定為有種種因緣，才形成這樣的抉擇。甚至因緣者，有內緣與外緣，內緣就是我的根身和業識，外緣是種種境界。外緣中有與內緣相應者，有與內緣不相應者。

比如我的體質，吃什麼東西就有不同的反應。這不是我要它反應，它才有反應。而是吃了，身體就有適宜或不舒服的反應。如中國人講的，諸法或相生或相剋，而形成相應和不相應的結果。這不是我作意形成的，而是眾緣在配對、抉擇。

這眾緣，當然會變，既內在的因緣會變，外在的因緣也會變。比如年紀大了，體質不同！最重要的是觀念改變了，相應和不相應的就差很多。有些過去覺得咬牙切齒的傷心事，現在可一笑置之。

因此「心無所行」，乃謂非我，或非心在做抉擇！而是眾緣所生爾。既是眾緣在抉擇，那就一切隨順因緣就好了。所以在佛教，不談自由意志，因根本沒

有自由意志，既無我，哪還有自由意志呢？

簡言之，以隨順眾緣而調伏我的業障習氣和貪瞋慢也。

又問：『何行心得解脫？』 答言：『不斷無明，不生明故。』

云何不斷無明？諸相本來虛幻，不可斷也。

修行就是為了斷無明，云何這裡謂「不斷無明」呢？為有兩種無明：一、無明是謂不見性，既見性即斷無明。故此無明，當可斷也。二、諸法的相本來就是幻化，如夢如電，所以無所謂真相，也無所謂明相。簡言之，相本無可明也。

所以「不斷無明」，不是指不見性，而是指沒有真相可讓我們去明。諸相本來就是無明的，眾生也無能明者。

不生明故：不自以為見真相也。

所以有智慧者，不會覺得自己已經明了，這是就相而言。因此愈能深入相法者，乃愈謙遜也。然就性而言，當非常明確；無我性、空性，乃無可置疑。見性是不著相，而非見真相。既不著相，即無所謂真或假。

云何不會被騙？若從來不當真，怎麼會被騙呢？為當真的，才會被騙！有人跟你講什麼有的沒的，你都隨便他說而不當真，那就不會被騙。如果相信了，就可能被騙。尤其在沒有能力分辨之前，最好都把它當作假的，就永遠不會被騙了。

不自以為這是真相，你反而沒事。很多人常有這種錯誤：修行之後，應當愈來愈明。其實，相本就無可明也。故不執著，就不會被騙，不執著，就不會受傷。甚至在修行上，我也常講：修行沒有終點。如果既以為已到達終點，這才是更嚴重的無明。所以見性，只是不著相，而非見了真相。

又問：『汝等為誰弟子？』 答言：『無得無知者，是彼弟子。』

這問題和前面的，是已重複了。

又問：『汝等已得，幾何當入涅槃？』 答言：『猶如如來所化入涅槃者，我等當入。』

汝等已得，幾何當入涅槃？答言：本不離者，何得再入？

那你們已經得法者，到什麼時候才入涅槃呢？

答云：如佛有神通，本尊在此，可以化身無數，應眾需求。如來所示化身得入涅槃時，我就入涅槃。

化身會不會入涅槃呢？化身本來就在涅槃裡，哪需再入呢？

人有煩惱，化身哪有煩惱？所以化身根本沒有入和不入涅槃的差別。對一個真正了解法者，本來就不離涅槃：諸法既性空，諸法既無我，所以法爾涅槃。於是既本不離，何得再入？

又問：『汝等已得己利耶？』 答言：『自利不可得故。』

若問：『汝是自了漢耶？』 答言：『自了，不可得也。』

我們修行的目的，就是能自利利他，那你們已經得到自利了嗎？

答言：自利不可得故。既無我，當然就沒有「自」了；哪還能自利呢？

很多大乘罵小乘是「自了漢」，只顧自己不顧眾生。如果只顧自己，表示他的我執、我見還很重，根本不可能得解脫！所以罵小乘是自了漢者，表示其對空義、解脫道，完全不了解才會有此謬言。

後來我講到「自了漢」時，把「自了」別作定義：把有我的「自」給了斷了，了斷即是證得無我。不是只顧自己而稱為自了，而是把有我的自，給了斷了、降伏了，才能和解脫相應。

所以願大家都當個自了漢，為當自了漢後，才能清淨菩薩道。

又問：『汝等所作已辦耶？』 答言：『所作不可得故。』

我們常聽「所作已辦」，那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應該就「所作已辦」了。可是爾後四十五年間，卻忙著講經、說法、制律。所以辦不辦，其實是沒有界限的。

但為有些人，未辦有負擔，已辦也有負擔；所以問題不是作或不作，而是有沒有負擔。如果都沒有負擔，則不管作或不作，都稱為「所作已辦」。

從法來看，所作不可窮盡，因為本就必須和周邊的緣不斷互動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即無所謂的「所作已辦」。

也可以為能作、所作不可得故，言不至「所作已辦」也！

又問：『汝等修梵行耶？』答言：『於三界不行，亦非不行，是我梵行。』

不作意者，即不行。功德、相用不可盡故，亦非不行。

「於三界不行」，是指以無我，而不作意取捨。一般人都以自我中心而作意取捨，這就是行。用唯識的講法，就是指末那識的我見、我愛、我慢等。當修行到慢慢把我見、我慢降伏了，就可以不作意、不在境界作取捨。

亦非不行：但是他還得對境界作反應，而且是作非常精準的反應。如《普門品》所謂「應以聲聞身得度者，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；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，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」。眾生需要什麼，他即能非常精準地去反應，這是行還是不行？不能說不行，因為有反應；可是在反應的當下，卻未經過思考抉擇。

因為大菩薩已和無功用心相應，所以不用作意去抉擇，即可直接反應；且這反應和對方的需求，是完全精準對應的。所以是非行，也非不行。

又問：『汝等煩惱盡耶？』答言：『一切諸法畢竟無盡相故。』

我們常說要斷煩惱，但煩惱可斷盡嗎？先不說煩惱能不能斷盡，水可能完全沒有浪嗎？其只是大浪和小浪的差別。當浪很小時，我們認為已經水平了，用顯微鏡去看，其實還是有上下起伏的。

記得以前有人問我：「學長，你現在還有沒有煩惱？」我說：「以波浪作比喻，現在還是有浪而非無浪，但一、浪的起伏，已沒那麼大。二、頻率也沒那麼高。三、持續的時間很短，有的人一氣，要氣好幾個月，有的人氣一下子就平靜了。

所以不要想完全斷煩惱，只要符合以上的趨勢，就可慢慢邁向解脫的。

又問：『汝等破魔耶？』答言：『陰魔不可得故。』

『汝等破魔耶？』答言：『魔是家親。』

以上講法，大都偏向空義，下面講一個比較有趣的公案：

保福清豁禪師

僧問：「家貧遭劫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能盡底去。」曰：「為甚麼不能盡底去？」師曰：「賊是家親。」曰：「既是家親，為甚麼翻成家賊？」師曰：「內既無應，外不能為。」曰：「忽然捉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內外絕消息。」

家貧又遭到賊時，當怎麼辦？修行人問這問題是什麼意思。家貧，是指善根不夠、福德不足。遭劫者，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逆障特別多。很多人在這個時候，信心便動搖了。

師曰：「不能盡底去。」保福清豁禪師很酷地說：「你放心好了！這賊再怎麼偷，也不可能把你偷光的。」再問：「為什麼不可能把我偷光呢？」

師曰：「賊是家親。」這句話很唐突。為什麼說「賊是家親」呢？因為不管是妄想、雜念或煩惱，都是真如心所示現的，都是佛性所示現的；所以在你煩惱時，佛性還在也。

一般人都習慣把煩惱當敵人，而與之對立衝突。其實煩惱也是真如心所示現的。所以為何是家親呢？因為既修行是用真如心，造業、煩惱也是用真如心。真如心是不落兩邊的。

問：「既是家親，為甚麼翻成家賊？」既它們都是親戚，為什麼又做賊呢？師曰：「內既無應，外不能為。」上樑不正下樑歪，因為心中沒有正知見，所以妄想雜念就變成煩惱。如果心中有正念，雖念起落當不會變成煩惱。

曰：「忽然捉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內外絕消息。」若抓到賊時，當怎麼辦？這問的人實在沒有善根。因為癡結不是如何去抓賊，而是你的主人到底在哪裡？主人在，就不會變成賊！故哪需問：抓到賊時，當怎麼辦？若主人在，乃冤家變親家也！本來就是一家人嘛！不合，即成賊；合則不是賊矣！

既成為一家人，那就「內外絕消息」，不用他人再來說三道四。所以不要用對立的思考方式，去看周邊的境界，說這個是魔、那個是魔！你自己才是魔哩！而要用包容的思惟方式，怎麼包容？是否變成善惡不分？不是！包容的大原則乃為一切法都是緣起的，都是相關互動的。既同中有異，也異中有同。在緣起的大網中，相涉相入而非衝突矛盾也。

又問：『汝等奉如來耶？』 答言：『不以身心故。』

與空相應，即是奉如來，故曰：不以身心故。

你們真已如法侍奉如來嗎？答言：『不以身心故。』一個好學生，不是常常黏著老師，跟東隨西，而是當把功課做好。同理，如來的弟子，當如何侍奉如來呢？好好把法釐清楚，修法、證法、弘法，就是在侍奉如來。

所以佛弟子，不用每天拿著念珠念如來名！而當求法、知法、修法、證法、弘法，以此都和佛在一起，奉的不是如來的報身，而是如來的法身。

又問：『汝等住福田耶？』答言：『無有住故。』

眾生雖以僧寶為福田，但僧眾者不能自認是福田。

僧眾是不是福田呢？對眾生來講，僧眾是福田。可是僧眾不能自認為「我是福田」。眾生為何以僧眾為福田呢？主要為僧眾能講經說法，因為講經說法就可把很多不清楚的理釐清楚，不當的行為調妥當，所以能讓身心變得更和諧，故稱為福田。

很多人以為僧眾是福田，乃為我現在布施一塊錢，將來能得到兩塊錢。如果是用投資的觀念來看福田，那僧眾憑什麼，能讓你的投資必成全呢？因此是為法師能夠講經說法，所以能成就你的福德。而非眾生託了法師的福，而稱僧眾為福田。

如果把福當做定性、定量，則很多眾生託法師的福，那法師的福不就很快被耗盡了嗎？所以不是這樣的福田。

總之，我認為：一個僧眾不能自以為是福田而平白受供養。因為受供養的緣由很簡單，因為能法布施，所以信眾以財布施，這本來就是對等的。如果不做法布施，而不斷地接受信眾的供養。講白一點，等著下輩子披毛戴角還吧！因為對眾生虧欠太多。

這世間有權利就有義務，這本是相待的。所以對我個人而言，寧可受得少，施得多，永遠不會虧欠。而不可受得多、施得少，讓這輩子負債，故下輩子就得慢慢去還。

所以不要不會講經說法，又把廟蓋得很大。以世間來講，既不合環保，又透支太多的福報了。故將來絕不會有好下場的！

又問：『汝等斷於生死往來耶？』 答言：『無常無斷故。』

生死其實就是無常的變化，諸法本來就是無常、無斷的。所以云何斷生死呢？那斷的是什麼？斷的只是相。本來有煩惱的相，變成沒煩惱，本來有罣礙的相，變成無罣礙。而非從此斷滅也！

又問：『汝等隨法行耶？』 答言：『無礙解脫故。』

既一切是法，胡有行與非行？

云何不隨法行呢？法本來就無所不是、無所不在，哪可能不隨呢？

所以真會修行者，乃無處不是道場。只要有道心、有正知見，什麼地方都是好道場，什麼地方都無礙解脫也。

又問：『汝等究竟當至何所？』 答言：『隨於如來化人所至。』

汝等究竟當至何所？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化雲萬里天！

你們最後當到什麼地方去？答言：如來化人所示現處，我們就隨到彼也。化人可作意要到哪裡去嗎？不可！所以無意也。

其實，這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：化人雖無意去哪裡，但受本尊控制，就像傀儡一樣，傀儡無意動或不動，而是受人控制。如果是這樣，則與空義不合。

一般人常講「千江有水千江月」，可是你有沒有發覺：一定要有天上的月，才能影現千江的月。天上的月就像本尊，千江的月乃如化身，這還是有主、有從的。

至於「萬里化雲萬里天」，我不是說萬里無雲哦！因為萬里無雲的時間，其實非常少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，有幾天是萬里無雲的？太少啦！第二，如果你喜歡爬山郊遊，會喜歡萬里無雲的天氣嗎？不，熱死了！所以有雲比較好，只要雲層不要太厚、太密，有雲反而比較可愛。

更最重要的是，雲到處可示現，也到處可散逸。雲沒有本尊，這朵雲聚攏了，那朵雲散掉了，它們之間不會互相瓜葛。

「汝等究竟當至何所？」就是隨眾緣示現而沒有罣礙，這才和解脫相應。而非化身，本尊示意就化，本尊不示意就不化。這還是受控制也，故與解脫道還

不相應。

丁二 時眾開解

須菩提問諸比丘時，有五百比丘不受諸法，心得解脫。三萬二千人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這段和前面的竟完全一樣，既是五百比丘，也是三萬二千人。但這部分我覺得並不重要。因最重要的就是能了解空義，尤其能精準地扣住中道不二法門。

《寶積經》雖標榜中道不二，但很多地方還是偏一邊，而不如其說。用我們的思考方式，可以把它調得更精準、更圓滿。